

把往事留在

Ai Jia 風中

艾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把往事留在风中

艾嘉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把往事留在风中/艾嘉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2.4

ISBN 7-204-06112-8

I. 把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4173 号

把往事留在风中

艾 嘉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5 字数:150 千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4 000 册

ISBN 7-204-06112-8/I·1080 定价:10.00 元

—

一个暖融融的春日，阳光照在香港南部的别墅群，一切都安详宁和。一辆出租车停在一个绿色雕花铁门前。车上下来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。他面色冷漠，衣着华丽。走到门边，“温馨园”三个字映入眼帘，他眼中似乎掠过一道仇恨、痛苦的光。良久，他摁响了门铃。

一位身穿浅蓝色制服的老佣人开了门，望着青年男子怔了怔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朦胧感觉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方涛。”

“啊？方，方二少爷？”老佣人又是一愣，马上又回身往里跑，“少奶奶，我得告诉少奶奶，二少爷回来了。少奶奶！小姐！”

这条林荫道通向一座西班牙式小洋房。这时，门口闪出一位高挑身材的女子，一头波浪式的卷发直泻下来。“庆嫂，什么事？”少妇的声音甜美柔润，仿佛能抓住所有男人的心。少妇显然已看见了来者，语音刚落，便愣愣地站在门边，一动不动，风吹动她的长发，她曳地的淡绿色便裙。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少妇喃喃地说。

“凯琴！”年轻男子很激动，眼里充满真情。

“涛哥！”少妇眼里涌出串串泪珠，跑向方涛。

老佣人也在旁边抹着眼泪。她和涛哥从前就在建满别墅的山坡上嬉戏游玩。方涛因为不想跟方波碰面，每天更是乐意到外面去，外面的世界对这两个无拘无束的年轻人有着独特的魅力。

他们在小树林里重复各种儿时的游戏，到山上去采花，到各式各样的别墅前研究建筑风格。再不，他们就跑到公园、郊外、海边，

一切大自然存在的地方，都有他们爽朗明亮的笑声。

有时候，他们静静地躺在小树林里，想像着美好的未来。

“涛哥，我以后要住一幢白色的房子，像纯洁圣雅的宫殿一样，我穿着长裙，披着长发，从天鹅绒一样的草地上走向我的房子，你站在门口朝我笑着。啊，多么幸福的生活啊！”

“你还要给我养好多儿子女儿，一大家子过乐呵呵的日子。”

“我要他们像你一样聪明能干，个个都是优秀的孩子。”

“他们还得像你一样的美丽。”

“哦哟，不得了了，我们的孩子将是世上最出色的人。”

两个人开心地大笑，惊起林中一群小鸟，叽叽喳喳地飞走。

一天，凯琴提议说：“我听庆嫂说，这一带的最东面最近修复了一家别墅，说是这家人刚从英国回来了。我们今天去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方涛也挺感兴趣，“咱们就剩下这家的房子没有研究过了，应该去看看。”

大概是黄昏时分，方涛与凯琴就跑去看房子了。当凯琴远远看到这幢白色小洋房的屋顶时，不禁惊呼了一声：“呀，涛哥，是白色的。”说着就奔了过去。

停在院门口，望着绿色雕花铁门里的那幢白色西班牙式洋房，两个人都不觉为这家人的趣味所吸引。

“太好了！”凯琴一眼看到门边挂着一个小牌子——“温馨园”，“涛哥，这家人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呢。真浪漫。”

“这肯定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家。”

这时，他们听见里边隐隐有乐声和笑声传来。此时天色已黄昏，夕阳斜照，白房子沐着一片金黄，十分温馨。

凯琴简直着迷了。

“简直像个伊甸园！”

“听声音像是从后面传来的，我们绕到后面去看看。”

后面有个矮一点的小铁门，透过铁门可以看到一扇大窗子，里面人头攒动，看样子是在举行一个盛大舞会。

“涛哥，他们好像是刚刚开始。”

“大概主人要为自己重归家园庆祝一番。”

“拥有这么漂亮的一幢别墅，不知主人是个什么样子。我真希望能见见他们。”

“窗子太高了，只能看见个人头。”

“涛哥，你扶我爬上去，这样不就高了吗？”

“你要爬上去？小妹仔，别调皮了。”

“不要紧的。让我爬到上面去看看嘛。这个铁门很好爬的。”

凯琴话音未落，已经开始往铁门上爬了。方涛也想看看，便不去阻拦凯琴，自己也爬了上去。铁门大概比常人高出一个头，也不难爬。

凯琴坐在上面往里看，见里面的人已经开始翩翩起舞了，但这样也分不清谁是主人呀。她心里一急，情不自禁地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手一把抓空，从铁门摔到院子里，“啊！”

“凯琴！”方涛吓死了，从铁门上滑下来，抱住凯琴大叫，“凯琴！”

“涛哥，小声点。”凯琴一边龇牙咧嘴地揉着脚脖子，一边忍痛说。

这时早惊动了守在门边的佣人。

一个佣人马上跑过来斥问：“你们是谁？”

方涛紧紧搂着又惊又疼的凯琴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毕竟是莫名其妙跑到别人家里来了。

早有下人向主人通报了。一个中年男子带了两个身强力壮的保镖走过来。

“这是我们何先生。快说，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不过是一时好奇……”

“好奇？好奇就可以随便跑到别人的院子里来吗？”这个佣人好凶。

“我们就是好奇。”方涛也不是好惹的。“我们俩觉得这幢房子好美，认为这家主人一定很出众，所以想从窗子里看看。没想到我妹妹不小心掉下来了。”

几个下人哄地大笑起来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事实就是这样嘛！”凯琴疼得站立不稳，这时又气又急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
那位何先生倒是没笑。他的面相生得很温和。他轻声问道：“请问，你们是哪家的少爷小姐？”

方涛和凯琴互望一眼，一个身穿价值五千的夏季猎装，一个身穿制作精美的便装裙裤，一看便知是富豪人家。

方涛觉得这位先生彬彬有礼，很可亲，便说：“我们是方家的。”

“我爸叫方雄。”凯琴以为商界巨子老爸的名字一定会救他们，直后悔刚才怎么没想起来。

“哦？”何先生露出了微笑，“是不是‘船王’方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久闻大名了。”正说着，那边又过来几个人。一个西装笔挺，扎了个暗红色领结的年轻男子走到何先生身边说：“爸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就在他一回头的一刹那，与凯琴的目光相遇，两个人不觉都愣了一愣。

年轻男子觉得这女孩很面熟，不觉问道：“你是……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”

凯琴猛地记起前一段时间她在街上遇见的那位驾车的青年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你！”

何先生跟方涛都很吃惊，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？”

凯琴这时又疼得叫唤起来。

何先生因为看他俩很可爱，又见儿子认识这女孩，便叫一个女佣把凯琴扶到休息室去，吩咐请太太的医生给凯琴看看伤口。

何太太与何小姐也跑到休息室来看望凯琴，何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细长的眉毛下有一双细长的眼睛，闪着阳光般的慈祥。何小姐也很秀气，身材娇柔，秀发如云，是个美人儿。

何先生出去招待客人，何少爷便讲了那天街上遇见的一幕，双方又互相介绍了一番。

何太太很热情，“凯琴，你先躺一会儿，我让佣人给你送点冷饮来。”

“不用了。等医生给她涂好药，我就打电话叫家里派人来接。真是麻烦你们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方少爷，不用客气。现在大家都是朋友。”

“是啊，方少爷，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舞会吧。”何少爷何刚友好地说。

“谢谢了。我想我得陪陪妹妹。”

“我来陪方小姐好了。”何阑妮在一旁说，“今天我们庆祝重返故园和哥哥的生日。”

“是吗？我祝贺你们。”方涛拿起一杯桔子水对何刚说，“就以桔子水代酒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

何刚也拿起一杯桔子水：“谢谢！”

“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好意。”

“涛哥，我没事了。”凯琴被一个女佣从房里扶出来。

“凯琴，你先坐下。”方涛跑过去扶住凯琴，“我去打电话。”

方太太见他们执意要走，也不便多留。等车的间隙里，四个年轻人谈得很投机。送方涛凯琴走的时候，兄妹俩一再地邀请他们下次再来玩。

“凯琴，我哥现在只帮我爸办点小事，我的学校还没联系好，所以我们闲得很。而且对这一带又不熟，希望你们能常来玩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从小在英国长大，对香港很不熟悉。”

“是吗？我跟涛哥可是游遍了那个小山坡的每个角落。”

“方涛，你们下星期六再来吧。我还想跟你打网球呢。”

“好的，我们一定来。”

汽车将方涛与凯琴送回家中。方太太见女儿伤成这样，不免心疼，责怪他们不该太顽皮了。

凯琴说：“妈，你别说了。我可是因祸得福，交上了好朋友。不信你问涛哥。”

“是的，妈。何家人热情和蔼，是个好人家。”

“他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方雄也插了进来。

“好像是……对了，叫何辰川，开了个玩具公司。”方涛说。

“最近听说快乐玩具公司的总经理从英国回来了。那一定就是他了。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他。”

“他在商界的信誉是很高的。他这人讲信用、重义气，而且有头脑，是个很不错的人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凯琴马上接嘴，“他们家的少爷小姐性格也很好的，言谈举止很有修养。”

“我看也不怎么样。”方波冷冷地接上一句。

凯琴瞪了他一眼。

一家人坐在客厅里，谈起何家的别墅，凯琴极力赞美那幢白房子和“温馨园”这个名字。

“我们把这幢房子好好整修一番吧。瞧人家的房子多漂亮。”

方太太也说：“也是，该修一修了。”

“明天就动手。”凯琴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

“看把你急的。”方太太笑了。

全家人都对修房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方雄果真在第二天请来了建筑工。

但修建方案上发生了分歧，凯琴与方波成为两派，凯琴要求以淡色为主，方波则要求浓妆艳抹的豪华型。后来只好折中，外面用淡红色与白色装饰，室内则以金色、纯白、大红与黑色等浓厚的色彩装点。

半个月后房子修好了，便开始给这个院落起名字了。一家人想来想去，总觉不好。

后来庆嫂送来咖啡时，无意中问了一句：“小姐，你要的那种红玫瑰，花店派人来问，是不是明天给送过来？”

“有了！就叫‘红玫瑰别墅’，怎么样？”方涛大叫一声，倒把全家人都吓了一跳。

“对呀。”方太太也说，“凯琴最喜欢红玫瑰了，院子里种满了各种红玫瑰，不叫‘红玫瑰’别墅叫什么？”

凯琴非常地赞成，倒是方波不高兴——因为是方涛提出来的，但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名字来，便也不做声。

于是，“红玫瑰别墅”的牌子便挂在了暗红色的院门旁。

这期间，凯琴与方涛常去何家，四个年轻人结伴游玩，十分相

投。而且何刚对建筑与装潢有所了解，为方家的“红玫瑰别墅”出了不少好主意，那几天里，凯琴与方涛两个人总是缠着何刚谈论修房子的事。

现在房子修好了，方家决定举办一个“红玫瑰”party，庆祝一番，方雄正式向何辰川一家发出了请柬。于私于公，方雄都想结交这位“玩具大王”。

这一天方家热闹非凡。各界名流自是乐意光顾这样一位富豪之家，另外还有方波三兄妹的同学朋友，大舞厅里满是衣着华丽的上流人物。方波还请来了香港有名的“Baby”乐队，更是为整个晚会增添了不少乐趣。身着整齐制服的佣人穿梭在来宾中间，一派豪华的景象。

年轻人更是兴奋，他们的叫声、笑声溢满了整个大厅。

几个女孩围着凯琴，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凯琴一身粉红色晚礼服，长发披肩，眉目之间，自是风情万种。

“凯琴，你今天可是艳若桃李，美若天仙啊！”

“玛丽，你看那个人一直盯着你。”

“去，去，才不是呢。我也注意他好半天了，他是在看凯琴。”

凯琴闻言不觉朝玛丽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却见何刚坐在桌边，正朝自己微笑，凯琴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地心跳，赶快回过头来，对女伴们说：“我给你们介绍个朋友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，是哪一位呀？”其中一位夸张地叫着，还直朝凯琴挤眉弄眼。

“哎呀，看你。”凯琴明白她的意思，“我要给你们介绍我大哥的女朋友。”说着，凯琴跑到右边一群人中拽出一个很新潮的少女来。

“她叫咪咪，是我哥的女朋友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“怎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啊?”

“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我哥今天才向全家宣布了这个消息。”

于是女孩子们开始围着咪咪谈论耳环与化妆品,这时方涛走过来。

“凯琴,庆嫂说红玫瑰已经准备好了,问你要不要去看看?”

“真的?我当然要看的了!”凯琴满脸放光,“涛哥,这些都是我同学,还有咪咪,拜托你照顾一下。”

“方涛,你是方波的弟弟呀?”咪咪忽然问道。

“是的。我是方家的养子。”方涛知道方波必定不会在咪咪面前提到自己,因此坦然地说。

“方波从未提起过,我还是听凯琴介绍的。”咪咪说话很直率,如她的人一样,散发着一股不会停止的活力。

“是吗?”方涛眉毛一挑,满不在乎地说。

“喂,方涛,听说你这次联考在我们这一区是第一名,是吗?”

“你可得请客哟!”

女孩子们都很喜欢方涛,一是他的优秀,二是他的随和。

“今天这个不算请客吗?”方涛狡黠地一笑。

“哇,你成绩这么好?”咪咪大叫。

“你不知道,他学习、体育、音乐样样都好,是‘全才王子’。”一个女孩急急地说。

“是吗?”咪咪不觉换了一种敬慕的眼光看着方涛,“方波从不跟我谈起你,我还真不知道呢。哪天我跟你比赛一下网球、羽毛球、跳远、短跑,什么都可以,怎么样?”

“行啊,一定奉陪。”方涛在一群女孩子中眉飞色舞,风度翩翩。

“涛哥,我看过了。”凯琴回来的时候,襟前已多了一朵紫红色的玫瑰,娇艳欲滴,“都是按我的要求定购的,美极了。”

“是不是应该开始我们的特别节目了？”

“嗯，我这就跟大哥说让乐队做好准备，你去叫爸爸对客人们宣布我们的节目。”

方涛来到方雄身边，“爸，您可以宣布了。”

方雄笑着对身边的何辰川点点头，然后走到舞厅前的台子上，清清嗓子，对着麦克风说：“朋友们，向大家宣布一项有趣的活动。小女因别墅修好，特别高兴，特地订购了一对特大的玫瑰花篮，要送给今天舞会的幸运者。由各位先生、太太作评委，在年轻客人中选出今天舞会的王子、公主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”

下面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，年轻人因为这个消息兴奋得雀跃不已。

正当此时，大厅里响起了优美的圆舞曲，舞会正式开始了。

方涛觉得有点热，就跑到阳台上去凉快凉快。外面月光如银，装扮了一个清丽的世界。

方涛正陶醉在月光中，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却是咪咪。

“你好，咪咪。”

咪咪在方涛身边的椅上坐下，喝了一口葡萄酒，说：“我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方波有这么出众的弟弟，却一个字也没跟我提起呢？”

方涛依旧无所谓地笑笑：“每个人有自己的心情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“方涛，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无所谓的神态很迷人？”咪咪直言不讳。

“是吗？”方涛还是那副神态。

咪咪扑哧一笑，站起来走到方涛面前，直视着方涛说：“来，干

一杯——为我们的相识！”

方涛刚举起酒杯，忽然闯进一个人来，正是方波，在门口一下刹住，瞪着举杯的两个人。

“方涛，你……”方波咬牙切齿，“咪咪，过来。”方波也不等他们说什么，拉起咪咪就走。

方涛闷闷不乐地走进舞厅，朋友们都尽兴地跳着，唱着。方涛没有看见方波与咪咪。舞池中间，何刚正与凯琴翩翩起舞，何刚的优雅，凯琴的妩媚，使他们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。

看看陶醉在舞曲中的何刚与凯琴，方涛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灰。

“涛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一个温柔的声音把方涛唤回到现实中来，是何阑妮。

“阑妮，你怎么没跳？”

“我有点累，想歇一会儿。涛哥，我们到那边去坐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想站在这儿看一会儿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是不是看我哥和凯琴跳舞啊？他们俩跳得好极了。要不是花篮说好了给客人不给主人，那一定非凯琴莫属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方涛有点心不在焉。细心的阑妮马上觉察到了，张了张嘴，终于没再说什么，静静地点在方涛身边。

一曲终了，何刚牵着凯琴的手来到方涛与阑妮这边。

“涛哥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”凯琴容光焕发，兴致很高，她抱住方涛的胳膊，说：“我刚和何刚跳了两支舞，他跳得真好，哪像你，总是随随便便的。”

何刚在一边笑而不语。

方涛勉强笑了笑。

关于咪咪的事，方波与方涛都没有再提起过，然而方涛明显地

感觉到方波对自己日益加深的敌意，或者说是仇恨。

因此，暑期过后，方涛决定到学校里住读。方氏夫妇视他如同己出，自然是舍不得，一再劝说，但方涛已经决定，不肯改变，凯琴更是整天缠住方涛，既然劝说无效，只好抓住这剩下的几天。

“涛哥，你一定要经常回家啊。要是你一个星期不回来，那我就到学校去找你。”

“好了，小妹仔，我听你的话，每个星期六都回家陪你，怎么样？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

“我不在家，你一个人不要出去瞎逛。外面坏人太多，你这么漂亮的面孔，可得当心。”

“你就没一句正经话，我不理你了。”凯琴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甜滋滋地想：“涛哥这么关心我，我一定乖乖地每个周末等他回家。”

“凯琴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爸妈和你说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告诉你比较好。”

凯琴看他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，以为有什么大事，不觉心里怦怦跳。

“什么事啊？涛哥。”

“是关于咪咪的事。”

“咪咪？她有什么事？”

“那天舞会咪咪第一次来我们家，她第一次听说我是方波的弟弟，于是对我很好奇。正好我跳了几支舞有点热，跑到阳台上去。没想到咪咪跟着我出来了。她说……”

凯琴急不可耐地打断方涛问道：“她说什么？”

“她说认识我很高兴，要和我干一杯。正当我们举起酒杯的时

候，方波过来了。他很生气，我想他是误会了。他一把拉开咪咪，也没说什么就走了。”

“咪咪怎么要跟你一起到阳台上去？”

“凯琴，你要相信我，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“涛哥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”

“我担心大哥不会就此罢休，他也不会相信我和咪咪的解释的。”

“咪咪会跟大哥说清楚的。我看得出她是个好女孩。”

“可是大哥必定是‘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’的。”

“你也不要大哥想得那么坏嘛。这几天不是风平浪静，爸妈都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我也只是担心而已。只要你能相信我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”

方涛深情地凝视着凯琴的脸，凯琴不觉心跳，赶忙避开他的目光，说：“涛哥，我来帮你整理一下行李吧。”

“太好了。你帮我理衣服，我来理书。我正愁没人帮忙呢。”

“你瞧你，衣服放得这么乱。”

“哦哟，已经做起贤妻良母来了嘛。”

“你要死啊！尽占人家便宜。我不理衣服了。”

“哎呀，别生气，我的大小姐，开玩笑也不成吗？”

“哼，你没几句正经话，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”

这时响起了敲门声。

方涛与凯琴收住笑声，相互吐了吐舌头扮个怪相，方涛就过去开了门，原来是方太太。方太太虽已年过四十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看上去仍很年轻，而且极有修养，因此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。

“妈。”两人同时叫道。

“小涛要走了，我来看看。”方太太微笑着说，“你们的東西都准

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我们正在整理呢！”

方太太望着一屋子的书、衣服和一些杂物，问道：“怎么你的书没放在书房？”

凯琴正要开口，方涛抢先说道：“哦，前段时间要复习功课，在自己的房间里比较清静。”

“哦。”方太太便不再多问，看看盘腿坐在方涛床上的女儿，说：“凯琴，你待会到我房里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们俩先理东西吧，需要什么就跟庆嫂说一下。”

方太太满是慈祥地望了望两个孩子，转身出去了。

理好东西，方涛到何家去道别，凯琴便来到母亲房里。

“凯琴，你今年十九岁了吧？”

凯琴迷惑不解，妈妈今天怎么问起这个，便笑了：“难道妈咪还要问我吗？”

方太太也不与女儿斗嘴，只是接着说：“你有没有喜欢上哪个男孩子？”

凯琴第一次被妈咪这样问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她把头偎进妈咪怀里，撒娇地说：“妈咪，没有啊。我有两个好哥哥，我还会跟什么男孩子交朋友啊。”

方太太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头，轻轻说：“做妈咪的人最了解自己的孩子了。你也不用对妈咪隐瞒什么。告诉妈咪，你是不是爱上小涛了？”

“妈！”凯琴娇声道。

“终身大事，应该慎重考虑。小涛是个好孩子，你们一起长大，难免会产生感情。可是你还年轻，一定要多想想。”

凯琴闻言，抬起头来迷惑地望着妈咪：“怎么啦？妈咪？涛哥